

堅起紅旗打天下

江蘇革命歌謠



豎起紅旗打天下

江蘇革命歌謠

江苏省民間文學研究會編

江蘇人民出版社

堅起紅旗打天下

江苏革命歌譜

江苏省民間文學研究會編

*

江苏省書刊出版营业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三號

江苏省新华书店發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1 8/18 字數 18,000

一九六三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六三年十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100

責任編輯：樓費林

封面設計：柯 明

前　　言

这本革命歌謡选集，一共收了二十三首革命歌謡。它們大多是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产物。

在这些年代里，中国人民在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和碾子下呻吟着，在封建势力的屠刀和碾子下呻吟着，在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和碾子下呻吟着。他們当中很多人丧失了生命和自由，家园和职业，或者是連泪水也被榨干了。但是，更多的人却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鴉片似的宿命观点所麻醉，而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搏斗。

为什么会这样？看来他們不仅是继承了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民族优良傳統，不仅是再忍受不了中外反动派极端残酷的統治，更重要的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傳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观、出色的战斗綱領、組織工作和战斗范例。中国人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明天。

这些年代的斗争、成功和失敗，难道不可以說成是以后偉大的抗日戰爭和中国人民解放戰爭胜利的預演嗎？全国人民进行了这种艰苦的預演，正靠近中外反动派統治心脏南京和上海的江苏人民，同样如此。

許多革命战士用鮮血打下这个时代的烙印，他們同时也用文字和歌声記錄了这个时代。反动的軍事和文化圍剿一齐破了产，而革命者的形象和歌声則万古常青。

这里选的一些革命歌謡，是江苏人民战斗的呼喚。

我們从这些革命歌謡里听到些什么？

革命者为什么要歌唱？回答是：“唱得革命

紅似火，唱得敵人見‘閻羅’。”（《唱歌要唱革命歌》）對，這種歌聲的確是炸彈，是烈火，是旗幟，是勇敢的進軍號。

我們從歌聲里聽到千萬工農劳动者的最高願望：“天上沒得雲，落雨落不成；地上沒得土，五谷不生根；窮人不共產，永世不翻身。”（《窮人要共產》）共產主義的理想，一旦掌握了群眾，就會成為不可战胜的力量。到今天，我們同樣要堅持這種理想，直到全世界革命成功；誰如果忘了，就會變為鼠目寸光。就會走向動搖以致叛變革命。

我們也聽到了作為中國人民大眾主體的農民，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天龍王，地龍王，共產黨就是救命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離我家。”（《救命王》）到今天，經過了三十年左右，工農聯盟的具體任務雖然有很大變化，但從整個過渡時期看，廣大農民必須日益加緊依靠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取得徹底翻身，這仍然是顛扑不

破的真理。

不懂得剥削和压迫，就不懂得革命。工人、农民由于所处的經濟地位，对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是体会很深的。象《苦工景》《十二月穷人歌》《抗租歌》里所作的愤怒的控訴，正是表現旧中国阶级压迫的一幅凄惨的挂图。然而，就是在那个漫天烏云的时代，工农大众并不作什么绝望的哀鳴，而是号召人們團結起来，进行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斗争。他們进行了罢工、抗租、組織工会的斗争，他們进行了建立劳动者自己政权和武装的斗争，象《齐斗争》等所表現的那样。同时他們把自己的斗争，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些，正是《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偉大号召的有力响应。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在很早的时候，特别是无产阶级还在幼年的时候，就坚定地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和第二国际的老牌修正主义者的阶级調和論是絕緣的。

工农群众懂得要改变悲惨的境地必須团

結战斗，而要團結战斗，首先就要敢于战斗，不怕任何困难和牺牲。他們的決心是：“海蜇皮儿卷动身，铁叉一扛就共产。”（《穷大胆》）而尤其可貴的是，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老大人头挂前街，老二分尸野鷄滩，老四刀下成肉餅，家中就剩我老三。点火燒掉破宅基，扛起鋤头去共产，先杀西庄‘臭猪头’，再杀东庄‘燈籠眼’。剥皮抽筋我不怕，天大不了上阴間，人到阴間心不死，閻王殿上去造反。”（《造反》）这里表現的革命意志多么突出，阶级的界限多么分明，坚毅的品质多么值得人們学习。自然，革命者并不以壮烈牺牲为目的，但为了爭取中国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不得不牺牲自己或部分人的时候，决不能逃避牺牲。站着死，死重于泰山；跪着活，活輕于禽兽。在敌人面前乞憐、动摇、害怕、投降以至出卖同志和朋友，那是阶级的叛徒，是人类的泥渣。

革命的人們，在和敌人斗争中，一方面从战略上藐視敌人，另一方面也深知斗争不能靠

空話，而要靠一个一个讲策略的具体的行动。在这方面，《一戶一把草》和《斗袁賊》，給了我們具体的启示。

中国人民从长期切身的經驗中，懂得要打倒武装的反革命，革命者必須掌握武装，但是他們从来不是唯武器論者。看吧，“穷人一条心，参加赤卫軍。成立菜刀队，誓师鬧翻身。”（《誓师鬧翻身》）人們开始用菜刀也敢于革命，不怕在武装上占优势的敌人，正如我們当前时代里，不怕美帝国主义这只紙老虎的核牙齿一样。不仅如此，人們还相信在战斗中可以不斷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洋油桶里放炮仗，放起炮仗象机枪，打得敌人都繳枪，棒头棍子換步枪。”（《棒头棍子換步枪》）本世紀的历史证明了旧俄的沙皇，旧中国的蒋介石，旧古巴的巴蒂斯塔，都是給革命者呈繳武器的“运输大队长”。

革命的人民在和敌人的斗争中，深深懂得这样的邏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

斗争，直到胜利。”正如他们所唱的：“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失败不灰心，跟着红旗转。”（《跟着红旗转》）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是一帆风顺的，真正的革命者也决不企图僥倖取胜。

从上面的叙述里，我们看出了当真理一旦掌握了人民的时候，它就象长了翅膀一样会飞翔。而人民歌唱的真理是朴素的，不是矫揉造作的，也不会是“谦逊”的。因此我们说，这里选的歌谣的思想性是强烈的，可以给我们和后人以革命的教育。至于它们的艺术性，虽然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大师们的作品相比，显得粗些，简单些，但是它们表现的白描、比拟、映衬、反复、回旋、风趣、辛辣等等，都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在这些口头创作中所包含的革命理想和从生活本质出发，则是和大师们的作品一脉相通的。象工人谣“我哩一吆班，厂家蝕脱洋钿银子要论担；我哩一吆班，厂家单勿灵蹲勒地上爬”，不可以叫“尺水兴波”吗？象农民歌“兩如

瓢倒哥上街，不穿蓑衣不打伞；晴天滿日哥下田，不穿草鞋穿釘鞋；伢兒滿月哥上灶，短刀切面长切菜；心神不定什么事？我心心念念盼共產”，不可以說从层层設下的悬念中，烘托出“盼共產”的氣氛嗎？這些革命歌謠，同樣也給了我們許多方面的藝術享受。

我們大家來不斷革命，不斷歌唱！

靜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

目 录

前言 ······ ······ ······ ······ ······	1
唱歌要唱革命歌 ······ ······ ······ ······	1
穷人要共产 ······ ······ ······ ······	2
救命王 ······ ······ ······ ······	3
盼共产 ······ ······ ······ ······	4
苦工景 ······ ······ ······ ······	5
十二月穷人歌 ······ ······ ······ ······	9
抗租歌 ······ ······ ······ ······	13
我們穷人一条心 ······ ······ ······ ······	17
一戶一把草 ······ ······ ······ ······	20
一把大火燒起来 ······ ······ ······ ······	22
齐斗争 ······ ······ ······ ······	23

我哩一吆班	25
斗袁賊	26
野鷄聲	29
穷大胆	31
造反	32
豎起紅旗打天下	34
紅旗放光輝	35
誓師鬧翻身	36
穷人手里拿了枪	37
棒头棍子換步枪	38
哥哥參加赤衛隊	39
跟着紅旗轉	40

唱歌要唱革命歌

唱歌要唱革命歌，
唱破喉咙不嫌多，
唱得革命紅似火，
唱得敌人見“閻羅”①。

常熟县

① “閻羅”，又叫“閻王”、“閻罗王”，在傳說当中，他是管地獄的神；在世界上并不是真有这个东西。

穷人要共产

天上没得云，
落雨落不成；
地上没得土，
五谷不生根；
穷人不共产，
永世不翻身。

如 东 县
邓 新搜集

救 命 王

天龙王，地龙王，
共产党就是救命王；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共产党离我家。

如 东 县
邓 新搜集

盼 共 产

雨如瓢倒哥上街，
不穿蓑衣不打伞；
晴天满日哥下田，
不穿草鞋穿钉鞋；
伢儿满月哥上灶，
短刀切面长切菜；
心神不定什么事？
我心念念盼共产。

如 东 县
邓 新搜集